

族、劣等民族等问题上所散布的种种偏见，用大量活生生的材料，给予这种偏见以有力的一击。第四，还可以进一步设想，这种研究，将会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研究，甚至会在某些方面对唯物史观作出一些新的补充。

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，不仅具有上述学术价值，而且有着现实意义。这种现实意义，有的是直接的，有的是间接的。总的说来，通过这种研究，对于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，对于民族地区如何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，将能提供从实际出发的科学依据。并且使人们通过无可辩驳的材料，在了解到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之后，能更好地更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，忘我工作，为实现人类美好的未来而斗争。

比较起来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，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。国内极其丰富的民族学材料，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发掘，去进行独立的系统的研究。而且我们不能长时期把我们的研究对象，老是局限在国内，而应该放眼世界，走向世界。在亚洲的丛林，在赤道非洲，在亚马孙河流域，以及世界的许许多多角落，至今还有不少人类社会的活化石，等待人们去发现，去认识。我们应当和各国民族学工作者通力合作，逐步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。

任重道远，我们应当在民族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扎扎实实地作出自己的努力。

精通音韵和词曲的西德著名汉学家霍福民教授

朱 炳 荪

德意志是爱好音乐的民族。西德鲁尔大学的霍福民教授(Alfred Hoffmann)就是个音乐家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地都开过古钢琴独奏音乐会。他在弹奏德国古代音乐家巴赫的作品时，常常为那深沉的感情而激动得忘了一切。

霍福民又是汉学家，翻译过李后主词，写过有关我国元曲的著作。他很重视从音乐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词曲。记得在他翻译李后主词时，曾有人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：后主的《相见欢》首句“无言独上西楼”是否可以改用“东楼”呢？“东”、“西”都是阴平声，“无言独上东楼”不是丝毫也不影响原作的感情成分、意境和音律吗？他的回答是并非如此。他认为“东”、“西”两个字不能只从都是阴平声这个角度来看，还要看上下前后用字的音韵关系。如果写成了“无言独上东楼”，那么“独”与“东”两个字声母相同，是双声字。中国词曲中常常连用两个双声词，因为连用可以加强乐感。但是如果在很近的距离里间用，那就要非常注意，因为间用不当时，常会减损音乐语言的效果。中国名家的词中有不少连用双声字的句子，如秦观的《踏莎行》中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。“可堪”两字是双声，“孤馆”也是双声，连用起来，和下文

文的“闭春寒”的“闭”字相连，就烘托出了作者孤寂难言的境界。当时霍福民还举了柳永的《雨霖铃》中的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”为例，说“凄切”也是双声字，连用起来，从音韵上加重了作者凄凉况味的分量。他说如果把“无言独上西楼”的“西”字用了“东”字，“独”、“东”两个双声字间用，距离太近，尤其句子开始的“无言”的“无”字和“独”，“东”又有相近的音，在声与音上都显得单调，就不免大为减损了原作哀怨、抑郁的情调了。霍福民对中国词曲的研究是和他的音乐修养紧密结合的。

在翻译中国词曲的过程中，反复吟哦和体味一阙词的韵调是他最高的享受。他常常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名著为什么没有人演唱呢？如果能听到一曲表达“春花秋月何时有”的丰富情感的乐章那该多么好啊！

他不但爱好中国词曲中的音乐，也喜欢从生活中其他方面如鸟鸣、水流等欣赏音乐的律韵。记得有一次到北京西山的寺院游览时，正值僧众诵经。为了倾听木鱼、钟磬和诵读的节奏，他竟久久地站立在经坛旁边，不忍离去。